

跟着， 是喜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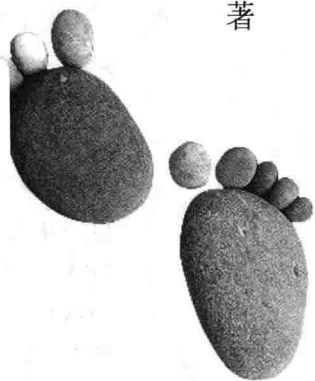
呆子龙
◎ 著



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
 广州出版社

跟着， 是喜欢

呆子龙
◎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跟着, 是喜欢/ 呆子龙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
2014. 12

ISBN 978 - 7 - 5462 - 1852 - 6

I. ①跟… II. ①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53512 号

书 名 跟着, 是喜欢

Genzhe Shi Xihuan

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

(地址: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87 号广建大厦 9、10 楼

邮政编码: 510635 网址: [www. gzcbs. com. cn](http://www.gzcbs.com.cn))

责任编辑 李碧梅

责任校对 陈洁仪

封面设计 梁健坤

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

(地址: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横江 邮政编码: 511400)

规 格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

印 张 6.5

字 数 180 千
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462 - 1852 - 6

定 价 2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“Do you like me?”

“喜欢。”

编著本文写的就是这个。

一个人不能兼顾好几种生活，但心灵可以。在这里，这句话不能够出自人的口中，如果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个声音，就应该是它的，可惜生活没有嘴。

我很高兴找到了这句话相对完美地概括自己的文章。

在这里，我创造了三种生活领域，这三种生活领域里都有呆子龙，并不是同一个人，只是名字相同罢了。他可以是我，可以是生活中邂逅的一个伙伴，亦可以是一个人心里的念想。

呆子龙要是我的话，同样也是你们，去过岛屿，也许现在正待在小港湾的路边上吹吹海风，有一个小小的农场，偶尔去休闲馆喝杯可可，还想象过墓园，演绎一出自己喜欢的戏剧。

呆子龙要是是一个伴的话，会是一个很好的伴，他敢于挑战自己，到哪里都很随和，无论是作为游玩、寻觅之途的朋友，还是夜谈的知心伙伴，有了他，生活就会变得轻快。

呆子龙要是是一种念想的话，想念他，自己的心灵海里凭空出现一艘大船，载着满满的爱，却驶向悲伤的海平线，可历程

I



序



中，总会有风平浪静的日子，这些日子里，念想会被许多微妙的幸福感眷顾。

我从构思这个故事开始到现在，差不多有四年时间，岁月教会了我上述的人生道理。

怀着不幸与幸运的心灵去过活，是自己大智若愚吗？我只是选择了三种自己喜欢的生活领域。

故事中，因为彼此的生活是独立的，人物的心灵却不停地交会，所以呆子龙的出现很容易给你们造成阅读的错觉，而我很喜欢给你们这样的错觉。于我而言，呆子龙，更像是号召的存在，原来如此。

呆子龙
2014年·夏

II



Contents

I. 一个念想	1
II. 一个伴	54
1	54
2	66
3	105
4	133
5	156
后记	163
(1) 草花蛇与麋鹿	163
(2) 小后记	169
III. 一个我	170

I. 一个念想

法国马赛，2004 年。

“阿洛，呆子龙，我们该出发啰。”

今天，Marceau 女士打扮得很漂亮，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平日里扎起来的秀发现在放下来，让今天看起来一切都很美好。她和丈夫商量好了，陪同阿洛去一趟他的家乡——多哥。

阿洛从屋里走出来，背个包，站在阳光下，眯起双眼瞅瞅上空，天色很美丽，阳光照耀着他，黑黝黝的肤色让他看起来就像一颗裸露在太阳之下的黑色晶石，璀璨、坚毅。

Marceau 爱他，在她眼里，他是个阳光帅气的男孩。

阿洛跨过门前的几格木梯，走到篱笆门外，放下行囊，然后悄悄蹲下，闭上眼睛轻轻地吻着一朵白色鸢尾。

他的行囊里面除了生活用品之外，还有画素描的铅笔盒，Cherry 表姐送来的南特海鱼干，邻居格里老夫人赠予他的一颗珍贵狼牙——那是她年轻的时候作为牙医救治了一只狼的骄傲。

1



I

一个念想



“他是多么的善良，温柔！”阿洛的母亲 Marceau 依靠着车门看着他暗自称赞，出租车刚刚来。

Marceau 微笑着，她喜欢呆子龙有一双碧绿的眼睛，就像是碧绿色的宝石，只要他的眸光一亮便觉得美。对于阿洛，他现在对一朵鸢尾的吻别，是对未来的陶醉，继而从陶醉中吐露出一份眷念，这让他看起来与众不同。

丈夫也微笑着看了阿洛一眼，丈夫刚放好行李，随后朝屋里喊：“呆子，呆子！”

呆子龙从屋里出来，头发蓬松，睡眼惺忪，他正刷着牙，并打了个懒惰的招呼：“Hi！”

“真想把你丢在家里。”见他散漫的样子，Marceau 翻起白眼，无奈地说。

2

“当然，如果可以。”呆子龙满嘴泡沫，两眼无神地看了一眼头顶热辣辣的太阳，又转身进了屋。

屋子里，呆子龙慢吞吞地漱口，穿衣服，穿鞋子，要走的时候发现自己没什么可带的，生活用品父母早已收拾好。他一身轻走出来，关好门，站在门口却愣了：“咦，人呢？”突然间才发现他们全不见了踪影。

他在路上左右张望，一时间怔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，望着前方长长的荫蔽小道。“这女人，果真说到做到！”他吃惊地想，随即电话响了。

“在哪，阿洛？”

“我们已经在路上，因为行李太多，出租车坐不下，隔壁的艾尔里克老先生会载你一程，他知道路怎么走。祝你好运，小子，嘿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，那个唠叨的老家伙艾尔里克！”

呆子龙立刻感到不妙，话音刚落，身后就传来开车库闸门的声音，他扭过头。“要命！喋喋不休的老家伙。”他看着艾尔里克开着一辆老掉牙的车慢慢从车库驶出来，暗自叫苦。

“被他摆了一道。”随后呆子龙意识到这肯定是阿洛的坏主意，他旋即要在电话里狠狠地教训他，电话那一头却早已经挂了。

“Hey！小呆子，上来吧。”艾尔里克正叼着烟斗，从车窗探出头来，他有一脸的络腮胡子，很是热情。

眼见事已如此，呆子龙极不情愿地挪了挪脚步。

他一上车，不出所料，这老家伙立即絮絮叨叨起来。

“小呆子，今天天气真不错，是吧？”

“嗯，还行。”

“听你爸爸说，这次一家人要出国，带你哥哥去一趟他的家乡看一看，对吧？”

“嗯，是的。”

“真好！我也想着什么时候一家人旅行一次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呆子龙无言以对，艾尔里克老先生终于安静下来。好不容易车走了一段路程，呆子龙以为有了片刻安静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但马上他就觉得自己错了。

“小呆子，我的小孙女生日快到了，她啊，吵着要一份从来没有见过的礼物，这让我头痛，你回来的时候就带点特别的礼物吧。”

听到这，呆子龙吃惊了，原来在这片刻的安宁里艾尔里克老先生在酝酿着话题。“这老家伙不仅唠叨，现在还提要求了。”他唯一想到的就是赶紧找个拒绝的理由，说：“可能我



①

一个念想



回来的时候你孙女的生日已经过了。”

“没事，过了也行。”

“……”

接下来艾尔里克的话就更多了，譬如前两天他家门前刚刚栽种的一棵小树苗无缘无故枯死了，他正在调查，怀疑是哪个坏孩子浇了洗发水或者沐浴露之类的东西；一会又扯起一个拄着拐杖、穿得像巫师一样的老太太在公园里散步被树枝绊倒的话题，往日的乐趣还惹得现在的他哈哈大笑。呆子龙从倒后镜看见他的大嘴巴里已经掉了好几颗牙齿，吃惊地睁大了眼睛：“这就是传说中的‘笑掉大牙’！”他祈祷能够快点到达目的地。

4 尽管艾尔里克老先生的话很多，听得呆子龙很是心烦，但他还是勉强应答着，以免这个老家伙一个不高兴就把自己丢下车去。

车驶到一个小港口并缓缓地靠向路边。一停，呆子龙几乎夺门而出，“Thanks.”在谢过老先生之后一下子站到街上。这里周围少有行人，是条安静的街道，映入眼帘的，这海，这风。“今天是个风平浪静的日子。”

“啊，这里真不错！”艾尔里克老先生也下了车，站在呆子龙后面，他向着远方的海大加赞叹。

呆子龙皱了皱眉，努努嘴，原本以为和老先生道别后就可以享受这里的安宁，不料事与愿违，似乎人家还有意继续为自己送行，刚刚才有的大好心情立即减了一大半。

“艾尔里克老先生，今天不是星期三吗，你还得回去给你们家的小家伙准备早饭呢！”呆子龙可不愿意再跟这个老家伙纠缠下去，他只想独自一个人感受周边的一切，于是他为老家

伙提了这个醒，这对艾尔里克非常受用。

“是呀！我倒高兴得忘了这事，那我先回去了。”

艾尔里克上前略表歉意地拍了拍呆子龙的肩膀，呆子龙微微眯起眼睛苦恼地笑了笑，他反感这样的触碰，却又不得不表示礼貌，否则就要挨 Marceau 女士的骂了。

随着艾尔里克老先生驱车离去，呆子龙脸上终于露出了惬意的笑容，心情很舒畅，因为一个人得到了安宁，自己周边的许多东西就会变得生机勃勃。

“Hey！小呆子。”

又听到了艾尔里克老先生的声音，呆子龙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硬了。他扭头一看，发现这个老家伙走了不远就停下来，从车窗里伸出头，那个烟斗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在他的嘴里，一丝丝白烟在嘴角边溜出来，缭绕在银白的胡须上面片刻便消散。难得年纪大了声音还这么洪亮，艾尔里克似乎差点错过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喊道：“小呆子，一路顺风！”

“哦。”呆子龙自顾嘟囔了一声，望着渐行渐远的车尾巴，别人的好他一时间适应不过来。

艾尔里克老先生走了之后，他才四处张望寻找哥哥阿洛的身影，不一会就在 200 米开外的一个轮渡站台找到了他们。

“Marceau 女士，我怎么没发现还有这么一个海港？”呆子龙走过来四处环顾，并说道。

“叫妈妈，没礼貌。”Marceau 生气地说。

“阿洛呢？”

“已经和你爸爸上船了，我是在这里等你。”



“就这船？不是邮轮啊。”呆子龙一直在寻找印象中那种金碧辉煌的大邮轮，就像泰坦尼克号，可眼前的仅仅是一艘中型渔船，不禁令他大失所望，他甚至怀疑这样的船究竟能不能远航。

“快上来吧，船要起航了，坏孩子。”

呆子龙尴尬地笑一笑，他的确惹 Marceau 生气了，只好乖乖拿起行李跟在后面，过船舷的时候却不小心摔了一跤，“啊呼！今天怎么了，是倒霉还是天气太好了？”他躺在船舷上，不经意抬头注意到船名是“Oiseau de mer（大海鸟）”，看来这回连 Oiseau de mer 都生气了。

“Hey！小兄弟，还不上来，我要收舷了，你打算在那晒太阳吗？哈哈！”

6

幽默而且响亮的招呼声吸引了呆子龙，声音来自一个上身赤裸的年轻人，他有两块胸肌，六块腹肌，整个人看上去很健硕，还有爽朗的笑容，个子高得把船桅上休息的海鸥都遮住了。“这得迷倒多少女孩子啊！”

呆子龙连忙爬起来，带着艳羡的心情上去了。

多哥的路途，海上。

这里的船长叫卢卡斯，那个收舷的年轻人正是他的儿子，都是娴熟的水手，有着多年的航海经验和不同寻常的历险。

船在航行。阿洛在船上非常活跃，除了帮父母洗刷衣服和碗筷之外，还充满兴趣向卢卡斯船长学习看航海图，偶尔跟船长的儿子一起钓海鱼，但最多的还是和呆子龙斗气。

大多数的时间里，呆子龙都是坐靠在船舷上看书。

“大海鸟”静静地航行了三天。

卢卡斯船长和呆子龙他们的父亲在饭桌上喝酒，欢笑着聊着陈年旧事。

阿洛站在甲板上，一脸惬意，面对一望无际的海，他舒展双臂迎着海风。“呆子龙，来看看海吧。”

“我倒想看看暴风雨。”靠在船舷上，呆子龙正平静地看书，是一本关于冒险的书。他随意应了一句。

“你这家伙，真是乌鸦嘴。”

“唔哼，我是乌鸦嘴，我倒觉得乌鸦很可爱的。”

“你不觉得海很美吗？”

听了哥哥的话，呆子龙合起书本。他看着海，美的感觉并不强烈，总是觉得不如来个漂亮的女孩更直接。

啪！

“啊！”

一声枪响打破海面的平静，一声震耳欲聋的叫声在海面回荡。

呆子龙腾地站起来，看见阿洛突然倒在地上并激烈地翻滚，他一瞬间呆住了。

子弹急速擦过阿洛的眼角，打碎了他一点眼角骨并擦破了眼膜。“啊！”他双手捂住右眼，十分痛苦，鲜血不停地从手指缝里流出来。

在不远的地方有艘小渔船，一个渔人打扮的人正拿着狙击枪，这个人是 Taco 船长，他阴森地笑了笑，放下枪，悠悠地点上一支烟。

听见枪响，Marceau 随丈夫飞快地跑出船舱，身后还有卢



卡斯船长。

“阿洛！”Marceau 尖叫一声，捂着嘴巴，她看见阿洛正捂着眼睛躺在地上，痛苦万分，吓得她几乎流眼泪。他们一起跑向阿洛，眼前的形势突然变得非常严峻，父亲大喊：“阿洛！呆子，呆子，快拖你哥哥过来。”

可呆子龙仿佛被钉在了上帝的十字架上，一刻也动弹不得，两条腿直打哆嗦。

Taco 船长叼着烟，再次拿起枪，这一次瞄准的是呆子龙。“嗖”的一声，子弹射出。

几乎同一时间阿洛将呆子龙扑倒，子弹微微掠过呆子龙的头顶，飞远。

阿洛一直死死捂住自己的右眼，鲜血很快染红了他半边脸，不断地流下并滴在弟弟的脸上，他暗自吃力地深呼吸，试着缓解疼痛。

呆子龙睁大了眼睛盯着哥哥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，他从没有遇见这样的事，这令我不禁发出颤抖的声音：“哥，哥。”

“Shit！”卢卡斯船长意识到是海盗来袭，迅速折回去往驾驶室跑，刚好儿子也跑出来看个究竟。他大喊：“是海盗，赶紧去驾驶室拿枪！”

嘣！Taco 船长又开了一枪，这次击中的是他们的父亲。父亲不顾一切跑过来，却给了阴冷的狙击手机会，恰好击中了他的心脏。

“Wow！”Taco 船长相信自己打中了，就如死神夺走生命一般，海盗们也跟着枪响欢呼起来。

“No，No……”Marceau 全身一颤，不敢相信这一切。她的丈夫苦苦撑了一下，之后一句话也没有便断了气息。



Taco 船长原本瞄准的是阿洛的脑袋，这一击恰好给飞速赶来的父亲给挡住了。

另一边，卢卡斯船长来到驾驶室，从一个柜子里抽出一把散弹枪和两把手枪，刚要交给自己的儿子，却透过船窗似乎发现了前方有什么。

一艘潜艇如幽灵一般露出水面。嘣！潜艇发射了一枚小型炮弹，直接射向驾驶室。父子俩都睁大了眼睛，瞬间淹没在轰炸之中。

轰！

驾驶室一瞬间被炸得支离破碎，Marceau 和呆子龙被一股气浪冲倒了。

阿洛的伤痛，丈夫的死，突如其来的变故让 Marceau 跌落于无尽悲痛的深渊，她怔怔地愣在原地，和呆子龙一样，朦胧中透过淡淡的灰烟看着一艘小渔船远远地驶来。

“啊！”看见父亲一下子就倒在自己的旁边，阿洛心中一痛，伴着眼里的剧痛，他忍不住哭喊。他的哭喊把 Marceau 震醒：“对。”

Marceau 腾地站起：“对，还有这两个家伙，对对对。”一种力量从她内心生发出来，她却不知道是种什么力量。她抱起阿洛往船舱里跑，但呆子龙依旧怔在原地不动。“呆子，呆子。” Marceau 试着叫唤他，他仍然不动，怕是吓傻了。

“呆子！” Marceau 狠狠地朝他一巴掌甩去，他才回过神。“Hey, hey! 不怕，跟着我。”她安慰地说着，然后抱着阿洛跑进船舱。

一路跟着 Marceau，呆子龙边跑边哭着回头看，父亲还在外面。



一进船舱，Marceau 慌乱地在房间里四处翻腾，想要找到药箱。“在哪里，在哪里……”她的心灵正承受着巨大的冲击。

不一会她找到了药箱，连忙坐到阿洛身边。此时此刻阿洛只眨着一只明亮的眼睛，从来都是那么光彩，他现在看着她，另一只眼睛却被他用手遮住，如果不是危急时刻，她还一度以为是平日里某个清晨叫他起床，他正一手抹抹脸打着哈欠，说着“早安！Marceau 妈妈”。

Marceau 终于忍不住哭了。

她轻轻移开阿洛的手，第一眼就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东西。阿洛的右眼里，鲜红的血混合着眼球里的物质不断地流出来，有些还留在眼眶里，暴露在空气里的眼球，全是红色，暗红色。

她的手不停地发抖，连打开药箱都异常艰难，而呆子龙却一直坐在一旁仓皇无措。

“呆子，呆子。”

Marceau 知道自己必须坚强，她铆足了劲打开药箱，手依旧在抖，好不容易开了一支吗啡针剂，还有阿司匹林，交给呆子龙，然后嘱咐道：“给你哥哥打针，记得我教你的，还有服药、包扎，看好你哥哥。”

她愈说愈加伤心，因为很害怕，害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所以很舍不得。

“我去把你爸抱回来。”

呆子龙抓紧针剂，看着 Marceau 不顾一切冲了出去。他再回过头，却忽然昏沉了过去。

阿洛坐起来，他毫不犹豫打晕弟弟，看着他卧在自己的双

腿上，又担心是不是打重了，抚摸着弟弟……

“呆子龙，好好活下去。”仔细瞅着弟弟帅气的脸庞，阿洛的眼神很无助，他用力撕开床单，用撕开的床单带子扎紧手臂。再瞅了瞅弟弟，他微微呼了口气，从弟弟手里轻轻夺过针剂。

他咬牙在静脉处打了吗啡，然后服了阿司匹林，并努力试着缓解眼睛的疼痛。

眼睛的伤害带给阿洛锥心的痛，父亲的死去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堵在他心口，是一种闷痛。面对双重打击，他使劲把弟弟抱下床然后藏在盥洗室门后。

“不知道能不能藏得住？希望吧。”他一边想一边拧开水龙头连灌好几口水，然后脱下裤子蹲在门口，想使劲憋出一些尿尿来，却很难。

“出来，出来……”他不停地锤自己的肚子，过了一会终于拉了出来。他赶紧用一瓢水把尿尿泼散开来，旋即一股恶臭味充满盥洗室。

“呵！”阿洛长长地舒口气，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吸毒的少年，一边惬意地吞吐着毒雾，另一边内心却在无比痛苦地挣扎，狼狈不堪。

一缕阳光像一把金黄的长矛，直直刺穿了阿洛的心口，他瘫在船舱门口等着 Marceau 母亲回来，屁股没擦，裤子也没穿上。

现在他闭上右眼，开始给眼睛一层一层缠上绷带。

Marceau 跑过去背起丈夫的遗体，打算搬回船舱里让阿洛